文藝　南通報附刊　第三十六號

姻伯王潤蒼先生贊

岫雲

先生諱霖字潤蒼姓王氏南通右族也六朝著姓原非白望之家兩晉大文克術青箱之學其哲嗣曰沂伯者爲宋公濬人快壻宋公者余所從受業而又妹氏之翁也自沂伯之元配宋夫人蚤世宋公及余妹氏夫婦亦相繼淪殂哀人生之短期共逝波而俱杳山邱之感益二十餘年於玆昨歲之秋余來城南商業學校與余同講業者曰守銘則先生之令孫沂伯繼配之所出也相與縱談家世從問先生起居悠然神往者久之先生爲人和平坦易篤於彝倫不屑屑與人較短長人亦樂親之春秋雖高聽强猶昔能策杖步市衢間墊巾一角知郭泰之行過傍月四星豈戴逵所能冐今年夏曆正月十七日無疾卒年九十三矣老成凋殞聞者唏焉昔相如珥筆寄慨慕於荆卿班固工詞致流連於曼倩傾懷異代猶播篇章矧同在州壤之間而又有瓜葛之誼者乎不有述作曷罄欽誠爰爲之贊曰

道旣瀰瀰俗亦波靡猗歟先生中流之砥其言煕煕其色愉愉爾或我詐我無爾虞和亦不流犯亦不校濯淖汙泥耽樂名教馮驩燔券馬援整冠推懷同氣流渥孤寒與善有徵降祥無假旣作高門亦錫純嘏裁躋九秩又與三齡沈沈西日燦燦南星哀此耆名終於大耋用述遺芳昭之來哲

題馮涵初先生種菜圖

怡生

卅年前已著農書垂老優游自荷鉏漫與時人談大樹祗餘生意眉柔蔬忘機高揖漢陰丈引水隨招濠上漁我亦願爲傭作老店頭喚賣適何如

贈史生佩芝之友蘭

君覺

長夜漫漫風雨急鳴雞覺我一惺忪雲龍並起吳天石山水知音黃稚松詩味廣羅腴百城神游極澥上層峯它時笑語宜相慰道藝兼修入正宗

能知楷法今尤罕善學文章士所難一序過揚玞亂玉（生曾爲序贈我）長行待寫墨封丸微波片影初生月（生與友立微波社刊近作）清氣盈眉合友蘭並處六年應惜別乞留小像異時看

夜渡黃河

天白

燈火迷離夜渡黃幾人飛夢到江鄉曉風殘月醒何處隱隱青山是洛陽

虹橋 洪兆麟建

一瓢

一橋俯水飲長虹孤意當時亦足雄世事何堪譚定數斜陽無限浪花紅

饕盡

松之

三旬兩食未全氤飽飯惠州何足論近向鷄籠山下住餓夫寧獨杜茶村

揚雲曾爲逐貧賦昌黎又作送窮文既逐且送猶不去多事紛紛笑二君

春暮答友次其原韻

蒼官

江城惱我是南門柳線猶牽客裏魂祗恐詩人吟嘯處再尋往跡漸無痕

欲從入世說空空可奈浮沈得失中無樹非臺行處是即看山月與江風

偶然幽夢引閒愁望斷佳人阻蹇修徑欲留春春又老幾回兀兀坐樓頭

舊許攀援氣味同詩來跌宕律彌工他年倦返餘樗散會向滄浪覓釣翁

書海上所見

崇祝

路旁誰家儷孑孑淩寒風永朝復永夕俯首莫爲容行人前致問往事實悲惻弱質十六七原貫浙水東父在一清官父歿四壁空相依惟老母母老更龍鍾擇壻不得淑遂墮勾欄中欲死哭念母淚灑江波紅

酬劍公見和游軍山詩再疊前均

振纓

擾擾成今世清音孰與聽儒冠歸寂寞事業任丹青辟地龍蛇跡勞生犬馬形多公情獨重雜佩稱吟聲

與振纓夜談讀承賜和之作再疊前韻奉貽

劍俠

小語庭堦夜天高隔遠聽樹移燈影綠溪泛月痕青眼挂詩人意心藏佛子形清言滿蘭麝歸袖納餘馨

天隨博士將之臺北帝國大學長教寄詩留別并贈茶前酒後詩話歌以送之

貫恂

握教鞭抛官綬（原官圖書寮編修）師哉帝曰天隨叟白頭奮憚臺疆行留別故人詩兩首狡鳥歌辨澀清豐花舞霓妍醜功業延平豈伯圖況乎詩人之旨不外溫柔與敦厚吁嗟乎苦茶前甘酒後同文一卷味津津君不見天隨叟歟瀛口回天手

生查子 花放

百洪

去年花放時但見雲生樹何物化雲來雲去知何處　今年花放時去路山消霧來去不逢人忘却來時路

道德經集聯（十二）

怡生

牝常靜勝牡　神得一以靈

方而不割直而不肆日固久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

聖人被褐懷玉　萬物負陰抱陽

常無觀妙常有觀徼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石遺室詩話（三十五）

陳衍

嶺南門人姚君慤（梓芳）外多未見面石銘吾曾至廈門訪余余已回里侯乙符（節）歘來不果刻又赴南洋羣島矣乙符生平有詩一二千首下筆千百言立就余恐其率易也題其集後云短長千百首頗覺患才多磨礪新鐫鑿推排老日窮云云蓋潮汕饒有詩人率宗隨園見乙符漸事苦吟多怪詫之同志者惟銘吾仲英及丁叔疋之兄訥菴（乃潛）耳故乙符有春日試筆率懷石遺師云傳薪已及嶺南人饜飫名言簇簇新詩學一家工手法筆談千里當身親文章結構艱辛處花木園亭爛熳春老我侯芭頻問字停車待話去來因石師惠寄詩文集奉呈云公詩久風行小子未深覽朝日出暘谷聞見何陋闇惠我數寸集元氣味醲醇豎義必堅卓岳軍不可撼名言時領略契如嗜昌歜海藏論詩訣初如咀橄欖散原務生澀沈鬱雜哀感公以老鴻博精深出閒淡卌年主騷壇抗手問誰敢我讀金石跋文字歸總攬詰屈聱難解會心時一領近體糅唐宋廉悍究難捋持此勸揣摩丹黃溢縑緊籍湜學昌黎巨刃欲破膽其二云十年走風塵山水拓詩境一舸江之南鶯花雖管領莫愁濃煙波玄武汎菱荇半山艮其背平其造其頂六朝幾陳迹在在足引頸放膽動賦詩聲控肆馳騁未嘗畏流宕何以策精警豈知行吟地公早摹清景筆力所揮灑宏深而俊穎及茲厭鑽仰故拔肩可肩猶德爲之師更爲潮人請（時方函請先生來遊潮陽）句如春日同秋園閒行云尋芳風雲後新題自督課花意若目成山影一肩馱此間安詩榻鬢秀飽寒餓可以秀色可餐四字之飛霞洞云羣峯恍列屏二水如束帶眼前語寫得出觀大龍湫瀑布云四圍峭壁風凜冽氣象嚴肅意孤危深山中奇絕巖壑七字眞寫得出千步沙觀潮云其來如捲席大陸變巨沛亦寫得出揣政園用吳梅村理山茶原韻居然梅村太長未錄梅村廻納菴作詩力求鍛鍊造語迴不猶人茲錄其警闢而復幽秀者上已雨云沿岡度陌若無情坐惜輕紅墮欲平蘭橋勸人還寂寥屋山吹霧失晴明相逢已晚茶䕷恨且住爲佳杜宇聲囘首昔年行樂地秋千鈴索最縱橫夜坐白蘭花下云退志何卒卒於此蔭林樾明月不吾戀而吾戀明月微涼拂梢來坐裏香已奪詎惟鼻知之且以喜宵魄光光草頭螢照人共今夕我欲囊其輝覓久了無跡世事政爾耳已往安所蹤對伊指牛女不設河漢隔塵中自多離附會寧有益深夜葉墜露微微濕巾幘始覺林際月移影已尋尺月既不我待我亦將遠客夏日捨舟山行云水流本無賀人事清濁之問其所以然流水亦不知長熱覓溪行不令畧相欺青山四惠我潑翠舒我眉我不識青山奚其低昂爲水遠送鷗到鷗習已無機信我如鷗閒來聽吟鷗詩坐久已忘鷗亦忘我爲誰句如吳山早秋云久容先秋覺逢僧共影癯驚濤猶霸國暮氣欲沈城開居云冷槳遮短夢急雪定羣峯枕醒催孤雁齋窓斷百蟲答逸老云吾嘗與子言逃俗猶避濕重九云冷雲覆屋不出戶清坐無花情自作次韶曾月樵云望裏青山無可亡愁邊黃葉不成題消夏雜詠云便面初成畫雨圖持將涼意扇江湖所作名勉存室詩鈔

再與莊思緘書

李詳

思緘先生台覽昨日奉到尊札揮豪作答不計工拙兒輩謂字迹難於辨仮宜倩友逐謄一通致於左右謹具別紙呈教因來書督令作復故敢粗舉目論在昔志局初開各縣尚有徵訪員期以一年薪水由縣籌撥猶不克舉今責委會乃不計及此欲以一紙空文責其彙送訓人期期以爲不可也且各縣老生彫落且盡大半原伯魯輩主持不根持論與鈔襲舊志聊以塞責長編難成要刪無着易貫不遠復語偁擇善而從唯之與阿相去幾何閣下年齒遜於繆馮焦山又王柳村詩徵閣地也通志若成於此板即度於焦山有例可尋得人而舉斯在閣下左提右挈以毅力終始之耳每縣不設徵訪各門不設專員總攬宏綱一身兼任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得范淳父劉道原原父昆弟分任猶至十九年始克成書而嚴允思糾其訛奪仍復不少閣下雖有溫公之才而無范劉之專門分任心疑爲難而又不敢輕讀諸賢無范劉之學十羊九牧此所以爲難也然有前事可師順天府志即知此意閣下宜仿而行之順天志於人物猶有據先正事畧不能究所自出塞儉可想馮景亭蘇州府志亦詳畧不均談何容易即此之謂惟善人能受盡言聊爲知者一道借箸而籌與越俎而代等罪也惟閣下晬容納之幸甚幸甚

流星

第二卷 第九期

隨便談幾句文學上的話

大白

蘭谷我的好友：

現在轉回討論到我倆同嗜的視為終身伴侶的文藝罷！

你說：「我希望我們的思想一齊前進，我們的視點趨向一個目標，我們的脚步站在一個水平線上。」這可說是我倆討論和研究必須條件，這三種步驟，也是我倆應走的途徑。我現在進一步說：「我希望我倆的脚步站在一條戰綫上，認請我們的寇敵，探求我們的曙光，鼓着狂風暴雨的勇氣，努力一齊向前進，來創造我們的新生命新生活，建設嶄新的燦爛的世界。」

你說：「我想：我們在這強制壓迫之下，應該在我們的燒燃着生命上添加薪炭使我們自己的生命，活顯顯地爆發出來，更不妨從那血肉的生活中，表現出自己的個性來，這是我對於我們青年的創作者最大的希望。」你是這樣想，我也是這樣想，我雖不能當這青年創作者，但已經是想做，或則也可說正向着這目標去做！我們知道，青年——尤其是神經質的而嗜文學的青年——是時代的驕子，時代思潮裏的新生命，像一朶照麗的鮮花，顯耀着緋緋的血花；像萬道精澈的曙光，掃射着亮晃晃的光輝，非但要把自己的生命，活顯顯地爆發出來；還要暴露社會上種種罪惡，暴露現代政治經濟的缺陷；非但要從血肉的生活內表現自己的個性出來，並且還要熱潮洶湧般的情緒，從個性的表現裏來警醒陰沈的僵屍。用清瑩的方寸來照澈黑黝的深處！所以青年創作家！這樣重大的責任早已駕馭在我們身上，我們焉能徘徊歧路。我們的新生活新生命的追求，祇有前進努力着革命揭着革命文學旗幟來搖旗吶喊。

蘭谷！說到革命文學到又有許多牢騷洶湧起來！

你來信說：「在許多文學家當中，同情於 Revolution 的也很多，但感着唯物論太機械的不滿足也非常多，因此生出煩惱，更是必然的結果。」你的這種見解，恰恰與我也有同一之感。

革命文學的旗幟自從少數先覺搖旗吶喊，於是一般人就風起雲湧的附和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好的現象。可是一般自命為革命文學家的作者，在他們的粗製濫造的作品中，處處地方都暴露着淺薄和幼稚，處處地方都表現出單調和機械。蘭谷！我並非苛責於這般提倡革命文學者，因為我也是極其主張革命文學的，對於這許多吶喊者，應該引以為同志，站在一條戰線上，來指示着現代文藝的出路。我以為革命文學不單是連篇累牘的點綴着「槍砲」「蠟槍頭」「炸彈」和「武器」的字樣，敘述着暴動罷工千篇一律的事實。革命文學是要抱定替人類求幸福謀社會改造為中心，當要有縝密深遠的思想，熱烈奮發的感情，用一種淺易文字發表出來，使讀者受到激刺，融洽在作品裏，因此鼓動讀者的熱烈情緒，謀社會之改造，來作時代神精的先驅！

你又說：「文學和生活是有很深切的關係的，無論那一派文藝家或藝術家，他的思想和言論總不能離開他的現實生活，」不錯，一點也不錯，假使把「文學和生活」來詳細的寫把文章來，就是寫起一本書也是可能的事情。蘭谷！關於這個題目我久就要盡量的寫一篇長篇文章來，可是時間無形的牽制我，終是不曾能夠寫起一個字來。現在我很簡畧的把文學與生活來說明一番：

什麼是生活？生活是一個過程，是努力向前創造的過程。而文藝是在鬬爭過程的先鋒隊，人們可以在這裏而看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在生活中的鬬爭，總之是自己生活的一切。那末所表現的生活是要現實的具體的，不是虛偽的和空想的，不僅是現實而具體的，還要在這基礎上指示和創造前進的未來的。所以文藝不但要形成與人們同樣的生活，還要創造更高更美的生活。

蘭谷！你批評偉大的浪漫派文學家的哥德，也不過是象牙之塔的堅守者罷了，不錯！浪漫作家，他們原來就彷徨於夢幻之境，徘徊於泡影之中，忽而是豁然開朗，推開烏雲，露出青天白日；忽而又跑到惝恍迷離清奇古怪的境界，蘭谷！你想要叫放蕩不羈而拿骷髏頭當酒杯的擺倫，喜歡穿着新奇衣服而游行街市的囂俄 Hugo，和拿頭髮染成綠顏色的衛魔奴 Vealaine，他們所描寫的，不是讚揚蓋世的英雄，便是敘述傾城的美女，假使要叫他們生活具體化和規律化，而抱這種精神表現在文藝裏，我想除非要請改造博士重新改造一番，其餘恐怕是沒有可能的事麼？

文學是時代的先驅，有了怎樣新創的文學，才能產生怎樣時代來，現在是怎樣時代，作時代先驅的文學，究屬須要怎樣一種文學，我以為這很有討論價值的問題，我想拿問題來做我們研究的中心。

標題是：現時代應該須要那一種文學來做時代的先驅。

在這問題沒有正式討論以前，我先寫些我最近所感覺到的，來做討論研究的引端：

現在生活已經把恬靜的生活破壞不堪了。生活的巨彈擊毀了我們理想的宮殿，所謂藝術宮 The palace of art 象牙塔 Tour d'ivoir 遇着了物質文明，有如潔白的雪花墜於污泥，就變化為污水，而蒼白幽暗的神秘主義，神經衰弱的浪漫主義，以及朦朧不明的象徵主義，現在都已經躲逃在時代的後面去了。那末在這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社會裏，強烈激動的機械文明的時代裏，非有偉大的效力是不能推動的向前進！所以在現在新時代的意識的表現裏，正在來到的，就是新寫實主義 Proletaine realisme。

祝你　快樂！

你的小弟大白覆於浦濱勞働大學

濠上

稚堯　國光　德崇　次珊

在這波光蕩漾櫓聲款乃的當兒，我們駕着小艇，沿着城濠，一程一程的前進。

划過了狹窄的吊橋，看遍了長隄的烟柳；更見那小燕雙雙，家鳧對對，趁着晚晴，自由自在的在水而上遊戲。

綠樹蔭下，暫作休憩，對着了斷垣蕭寺，滿飲三杯。歸來時多謝那明月送我，燈光迎我！

一封信

Black

菲君：

你真的不來了嗎？你真的不來了嗎？為何僅僅剩了十幾天的課不上完，而就特然的終止了呢？

你不來的原因，我從你的同學方面探聽到了；你的苦衷，我是十分諒解的；不過要請你仔細想想！為了一個人而把許多人丟掉了，你真的能這樣狠心嗎？你如肯答一個是字，我真佩服你的勇氣！

下半年你如願轉入N校，我也不強留你，這學期總該勉強過下去，你吃苦已經吃了這多時，為何這短短的一個多星期就不能忍受了呢？好學生做事要有始有終，豈可半途而廢！

昨晚我們從府旁經過，見你獨自倚在竹籬之旁，我想你當時見了我們，心中一定比油煎還要難過罷？至於我的心理如何，你當然會推想得到的，何必要我明說出來呢。想起數天之前，曾在府上茶叙，看你那種殷勤招待的樣兒，何等有趣！那知過不了幾天，竟變成了這種局面，就是做夢恐怕也想不到罷！唉！現在非但不是虛幻的夢，而成為的確的事實了！

早晨到沙先生房裏去借書，只見鴛子笑嘻嘻地躺在籐椅上溫習地理，預備今天考試，使我理想到你，——你平時坐在我右旁木椅上的情形，現在呀！椅子是空着，室內靜悄悄地，人呀人呀！人却不在這兒了！

鐘聲是照常的響着，課業是照常的上着，因為這幾天正是考試吃緊的時期，同學們很早的就來了，只有你的位置上却是空着，而且有些灰塵了。我揭開你的抽屜，你那把美麗精緻的小扇，還呆呆地躺在裏面，好像也感着主人不來，無人愛護的苦痛。走進房裏，又看見你那把有花的紙傘，垂直地掛在牀旁，好像也成了病的狀態，一動也不動的。唉！你竟忍心將自己心愛的，天天握手的東西丟掉了！使它們也感着被人遺棄的悲傷！

窗外雨聲滴滴，心中愁絲縷縷，……

欲說的話，紙上是寫不完的，希望你不要因噎廢食，——為了他而把其他的人全拋棄了，為了一門功課，而把其餘各科都不學了，你應該深深地覺悟，切不可憑一時的意氣，免得將來後悔遲了！靈姑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她以前不是也為一樁小事，憤然輟學的嗎？否則這時已進了中等學校，前面的人，已走錯了路，你何必再跟着她跑呢！

你是個聰明人，雖是一時糊塗了，經我一說明，定會恍然大悟！我希望在明天的晨光之中，與一位覺悟的女郎相會！

Black　即日

編者的話

▲據稚堯君們說，濠上是他們在城河遊艇中酒興到時之合作的詩，末兩句是稚堯夫人改的；他們很願發表，我們也是樂意介紹的，因為這是五人的腦汁的結晶。